十一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江西省圖書館藏書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 諸儒下二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盧冠巖先生宁忠

盧宁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牟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

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獻子講存

夫物猶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即是物格者隨此心所著之事而格其善惡一定之理也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惡必有當然一定之則於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覺而是正之則何者爲善而當爲何者爲惡而當去舉不能外吾心之聰明與吾身之踐履矣是能格物○陽明子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爲善去惡者物之格蓋學求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爲善而去惡如所云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致知之後矣此所以起學者之疑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故只格物便一了百當然此上智之事非可槩中才以下也後學推演其義者則曰知良知也虛靈不昧天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不以

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物格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明明德於天下也是以致知爲體格物爲用致知在先格物反居後未免於大學條次不倫且既無一毫意欲之蔽而充極乎天命之性即無事矣又何勞誠意於好善惡惡也耶至以鏡譬之謂知如鏡之明致則磨鏡格則鏡之照物夫鏡必磨而後照今格以照之而後致以磨之是先用之照而後磨也大學曷不言致知而後格物耶○性者天之命心者性之宅性只是天地之性無所謂氣質之性性無不善其爲不善氣雜之也心只義理之心無所謂利欲之心心無不正其爲不正習移之也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氣或時得而拘之不可得而泯之氣有不美性固能轉移之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是爲良知知即性也良知之發無

有不善或流爲邪妄心亦無不自知之但習於利欲而不能反正耳而謂其本心之不正者否也○常戒愼則心體自明務平恕則物宜自順○問生之謂性曰此古語也非始於告子也此語說得最是蓋生即氣氣便寓性孟子道性善以生爲氣而深闢之是氣之外又別有所謂理者不分理氣爲二乎至宋儒又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遂使性亦有二而萬物無復統體一太極矣夫理者氣之綱氣者理之迹氣即寓理古未有以理氣並言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理氣並言蓋昉諸此夫陰陽五行萬物氣也而各一其性理也在人則耳目手足氣也而聰明持行理也程子曰性即氣氣即性蓋懼人二之也性即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言有氣質之性說者個性即無不善其爲不善氣有襍糅而性爲

所累耳。氣之付畀得其貴者爲人得其賤者爲物。得其清而純者爲賢爲智。得其濁而駁者爲愚爲不肖。曷能齊一。而性則未嘗不一也。孟子始終不能服告子之心。爲其論未及此。○問中庸說天命之性。又說未發之中。即孟子言性善否。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無不善。而偏者非性也。易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而曰善。則成其有不善乎。若乃陰陽變合。而氣之流布。不無清濁純駁之異。故物之遇之。自有通蔽邪正之殊。其在天。日月星辰。已不無明暗。其在地。山川土石。已不無柔剛。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是故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易其惡而致其中。所謂未發之中。非以日用應務者爲已發。而指夫退然休息。未與事接時爲未發也。蓋事物未來。念慮未動。要之必有主宰於其內。渾然全體。至靈而至寂。不測而不倚。是以虛無不受。感之即通。雖紛華盛麗。萬變起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無時不寂然焉。所謂未發之中。非是之謂乎。於此而得養。則物欲無所蔽。而發皆中節。大本達道。貫通流行。此盛德之所以日新。天命之所以不已也。○致良知之旨。非始於陽明也。朱子謂康炳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之知。非良知乎。心不爲物欲所陷溺。不可入聖乎。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窮到底。累千萬而不離道。心者。天然自有之義理。而非出於人心之外也。人心者。天然自有之情才。而道心之用。所以顯行也。寂感之際。沌然不知體察。則其流而爲邪妄。直易然耳。所謂危也。然雖蔽於物欲。流於邪僻。而其本然之良。隨處發見。能察識而操存之。固甚微而甚安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不睹不聞。

不可得而言也故以仁義禮智明之而性之本體因之可見所謂因用以明體也○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辯於知也夫知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爲良知夫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眞率無節制意見之知萌於念慮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嘑蹴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卽無一念一事之非仁而萬物育矣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卽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知行一中人以上事也知而行中人以下事也○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以見求道者但當於隱求之正不必泛求於費使有遠人爲道之過也隱者無聲無臭之謂卽莫見乎隱之隱言道之本體也道之本體不

睹不聞卽之無朕而萬物萬事萬象隨在各足○伐柯之遠無他二故也二則徒費瞻忽無益於求也乃若反而求之則吾心自有一箇天則不落格式不煩比度所謂一也心外無道道不遠人也人之爲道而遠人是遠心以爲之故失之逾遠也丘未能一焉謂未能以心之所以教人致一也求事父之理於其子求事君之理於其臣求朋友之理於其先施之友求在外者也執柯以伐柯者也是二之也乃若心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其一念至誠惻隱之意常一乎子臣弟友之間卽忠恕也以此事父則夔夔齋慄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舜也以此心事君則周之至德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文王也以此心施之友則惠及朋友者在我不必求先施之則於武公也所謂一也○心之本體渾然中涵不落方體若虛而甚實似寂而甚神纔放

下便沉滅昏襍纔提起便知覺靈明自非私欲蔽錮若之反覆其眞體固在也此處正要體認不知體認却無倚著便落想像遇事感應愈加昏雜然則何妨於炯炯而欲常止止也但既體認得眞却要存養得密常令在中勿致放失庶幾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耳其謂知覺常止常定不可落念者爲意必固我之私也其謂感應常運常化不可成念者爲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也○語其本體謂之未發語其感通謂之發若此心之靈則非待有所感發而後有知也○學者涵養須於靜中覺得有物動時却自無事乃不偏著○悟非意見想像之謂此心生機也生機發動則有自然之明覺惟澄心凝慮生機潛通是自然有得自然有得然後無思而無不通○問大學於誠意以下皆有傳獨格致之義闕焉何也曰物也知也意也一物也格也致也誠也一事也由心之感曰物由心之靈曰知由心之萌曰意非異也蓋心一也即其感通之物而格之以致吾本然之知就吾意所知之物而好惡之必無自欺之蔽是謂格物致知誠意耳聖門之學內求故三者爲一後人之學外求故三者支焉以三者各自爲義則其以爲闕也固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釋者以爲心之知因物生意從知起無內外無先後其致一焉者也記之物至非大學所謂物乎記之知知非大學所謂知乎記之好惡非大學所謂意乎可好可惡物也識其可好可惡知也好之惡之意也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好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好矣何者心之好之之理與物之可好者遇也如此則所以好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好之不如好好色是謂

不致好之知不致好之知是謂不格物之善矣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惡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卽知其可惡矣何者心之惡之之理與物之可惡者遇也如此則所以惡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惡之不如惡惡臭是謂不致惡之知不致惡之知是謂不格物之惡矣故格物非他也格吾知之物也格吾意之物也致知非他也致吾物之知也致吾意之知也誠意非他也誠吾物之意也誠吾知之意也雖然要之在於此心欺否之間耳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無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謂之自慊矣夫是之謂物格夫如是之謂知致夫如是之謂意誠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萬物之理備於吾心故德性之知周於萬物反身而誠則萬物之備於我者格而德性之知致矣此之謂自慊蓋言樂也

然則如之何亦於獨知之地謹之而已蓋德性之知我自有之有感之頃我自知之於此不用其謹惡乎用其謹哉○問意者云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則其生之理也意則其生理之初萌也天性純粹中此爲最先端倪絕無一毫夾襍少頃卽有許多計較遷就之私矣少有計較遷就卽純粹端倪便不能直遂矣故大學教人誠意只是要人實養得端倪在隨地生幹生枝吐華吐實無非此一生理貫徹耳故身心國家天下者非他也誠意之枝幹花實也○天地雖閉塞而化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明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流未嘗息故人心不可以動靜言纔說靜已是動○喜怒哀樂率吾性曰道視聽言動行吾敬曰德○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不以飲渴之害爲心害者道心也欲生惡死者人心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而不爲苟得者道心

也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屏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叅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部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閨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出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閨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托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竑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進貴妃貴

妃答以實鏹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戍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尚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卽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愚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呻吟語

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氏巨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天地○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形氣○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道體下四段並同○或

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嘿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指案上樽俎言其位置恰好處皆是天然自有的道理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元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只因不曾理會理會得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脚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無萬則一何處著落無一則萬誰爲主張此二字一時離不得得一只在萬中走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或問子之道何如曰饑食渴飲倦眠醒起冬爐夏扇喜歌悲哭如此而已矣曰如此之道其誰不能曰我有終身不能者在○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問學下六段並同）○今人無事不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咀嚼眞味○不從學問中來縱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

於攷古。耻於問人。聰明自己出。可憐可笑。不知怎麼叫做學者。○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學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元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眞。便加評隲。眞孟浪人也。○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强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爲之事。無一可思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几幾變。即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

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庇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與慶陽李克菴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即此便是不放心（存心下五段並同）○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囿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密了（修身下二段並同）○此身要與世融液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却不糢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一個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著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蝎都是我身上分來那個是天地那個是萬物○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

若笑談歌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爲體以虛活爲用以不離於正爲主齋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齋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無衣冕而持敬者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爲敬矣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爲之矣豈皆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爲敬苟心遊千里逐百欲而此身却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居敬段並同下○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自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自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主靜下段同○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欵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省察下段同○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克治○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斗室而通於六合的纔落聞見便有偏倚駁雜世俗氣味矣是以聖賢將聞見來證心不以心徇聞見致知○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者與天遇力行○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爲矯戚言之則以爲懦謙言之則以爲諂直言之則以爲陵微言之則以爲險明言之則以爲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機無爲發

端則疑有爲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愼言五段並同下）○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淸議酷於律令淸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寃賴淸議以明之淸議所寃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寃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在邪人前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故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反己三段並同下）○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强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爲我境○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傷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卽好的人欲人欲卽不好的天欲（理欲二段並同下）○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

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

○爲善去惡便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於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猶極信尚反經以正邪慝復誰望哉善惡下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二段並同

別錄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者多少口吻不動氣事事好○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嘿識得○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氷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之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劄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爲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賍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福清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城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

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爲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論學語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强爲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爲人覿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元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爲生。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俯仰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爲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

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爲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從來文人槩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文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體之自見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予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曆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崑宣傳四明之衣鉢收召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興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屢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倍馮恭定以上而黜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耳目大槩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即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

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此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也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强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書

夫道無之是非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爲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爲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甘之則群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闇然自脩不論大節細行一

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謂其爲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淸。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濶畧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濶畧。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覊。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於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倣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王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眞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眞悟。則必益盡其眞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沒齒以之也。（再答李贊宇書）○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僞。其高者亦回而不直。滓而不粹。暫而不恒。虧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具。油然而仁興。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

之內更求德爲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豐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痾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壙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暱也木也及其既暱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颶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頹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日日周遊時一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脉絡之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

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辯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織花鍛鶴以生機爲殺。故砭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靳於愛子。虞廷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療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療。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於命。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疚。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一息。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爲猶木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仁體策

曹門學則

無我方爲眞我。○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內無容減。當其現在。不乏毫釐。○講學愈精則愈麄。愈高則愈卑。故聖學爲庸行。如赤子而止。○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心之在人。雖夢寢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應酬而不可朕兆。常靜故也。○晝游雖樂。不聞遇雪而悲。春景而嬉。豈至逢冬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景遷。乃致愁苦。亦惑矣。○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一片。止在何處。○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槩違心耳。○如何存養此心。曰。識得此心。方好存養。如何識心。曰。心體時時呈露。勿令聞見遮迷。○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

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泥之者乃於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洪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之壙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飈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頹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豈其爲蔭生祖父不及死祖父乎此大惑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兖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愼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之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既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淸上特勅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已陞南京兵部尚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昻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襍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謚忠節逆奄之時折天

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與蘇抑堂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畀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躭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疑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即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

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眞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眞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綦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眞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携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眞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日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眞者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書）○弟維祜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

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答問一條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 諸儒下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

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恁他說元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即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

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性卽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性者靜也無爲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有爲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本無不善災疹乖戾毒草猛獸有爲之後也氣化勝也○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卽隨念而動眞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只是一氣○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乎不善○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便是有事的的眞功行時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嘿細微無不

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則性見鬧攘時多則氣襍要之塵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靜○本體人念頭常方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著便惱磕著便搖須放教平和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喜怒雖大賢亦不免但能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不怒則是性死情灰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墻壁皆聖賢矣○有事只是一個乾知○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但得閒時則正襟嘿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主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即凡順應者即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性體至靜而明靜故寂寂明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靜一源此天命之本然也天命不已處即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秀而實人物幼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俄傾停滯即不成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離動非性厭動非學○無事端嘿凝神內外根境一齊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

根蒂在手。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其實欄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歷歷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眞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元虛。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愼獨。直從無始窟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曆不變。只緣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今人念頭無主。膠膠擾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爲聖功之本。不思之思爲儼若。思不偏之思爲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生乎其大者。一片虛靈靜而常照。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非計較分別之思謂之大也。計較分別之思皆謂之邪。一有所著。卽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之邪也。○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者。是眞思。卽是眞學。豈得殆而無益。○養心先要識心體。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先有個物方去養。方爲長。白沙詩云。存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元門謂之五行不到處。白沙詩。須臾身境俱忘却。一片圓融大可知。卽此境界是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護持工夫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要有珠有卵。方去抱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日用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絲。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

來交繼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强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各正之理隨物應允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即是討著把柄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今人血氣運動即謂之生都不知自己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亘元會運世時行物生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費搬弄安排必然生出許多怪異時序都要顚倒錯亂人心多一個念頭便多一番經營○太道不分體用治人即是修己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即是心性上欠圓融試隨處返照自當承認○萬物若非一體天下無感應矣○爲人子弟日用問安視饍溫凊定省唯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兄長之前行之絲絲都是性命精髓流溢出來所以爲至德要道○有目能見無目即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即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即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即無心此凡夫局於形氣所謂顚倒迷惑沉淪生死爲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須不假五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熒朗鑑到處空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方爲知者○形氣有生死性無生死性自太虛來與太虛同體附形氣而爲性形從太虛中結聚故不離太虛之本然譬如氷從水生所以性體與虛合也形毀氣散之後一點虛明不被情識牽纏復還太虛去若被情識牽纏展轉汨沒依舊化形化氣少不得太虛本然仍在如金襍銅中百刼不壞直待銅質銷盡金體復現○今人病痛只爲心不在軀殼內所

以形空氣散日趨朽敗若心在身中食知食視知視聽知聽一切運動喘息無不了了自知則神常凝氣常聚精常固昔賢所以言心要在腔子內也○天地元氣只在兩間內運用保合不泄所以天長地久日月只在兩間內代明所以久照今人精氣神識渾在外面發遣無餘安得不敗漏銷竭以至死亾○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義訓明亦訓動即魂也動而明者爲魂淮南子曰火氣爲魂地氣爲魄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具而成人二者相守魂日也魄月也天道日月相推而明生人身魂魄相守而靈發月附日而生光魄附魂而生靈晝陽勝白日動作魂用事也魄即伏其間陰不離陽也夜陰勝向晦宴息魄用事也魂即守其宅陽不離陰也魄精重濁離魂則沉在夜則爲厭寐在晝則爲昏惰頑冥一切貪著不仁之患魂神輕清離魄則浮在晝則爲散亂馳逐在夜則爲驚悸狂呼展轉不寧之患故攝生者以魂爲主魂勝而魄受制則志氣清明神宇光朗爲賢爲聖魄勝而魂受制則私欲橫行邪暗蔽塞爲狂爲愚魂不守魄則官曠宅空神外馳而形無檢破耗銷竭爲病爲死故曰載營魄抱一載者並畜同處之意抱一者渾合不離之法也

四書攝提

凡事君者盡忠謀國以求必濟不可輕棄其身處困者畏天凝命以求遂志不可輕棄其命如是則君事無不終而己志無不遂至於萬不可已舍身殞命良非得已豈謂凡事君者先意其必亾遂委身棄之乎世儒不達於爲臣輒云不有其身於處困輒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顧委托無濟困之才適以自喪其

軀豈聖人教人之本意哉夫道貴通變易戒用剛儒者固執用剛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不求安飽朱註志有在而不暇及所以敏於事其實飲食居處亦便是事恒情食輒求飽居輒求安所謂有事而正也見小欲速倉父習氣學道者逞一毫習氣不得著一毫私意不得穿衣喫飯都是事○博士家終日尋行數墨靈知蒙閉沒齒無聞皆沿習格物窮理先知後行捕風捉影空談無實學者求眞知須躬行實體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向日用常行處參證自然契合○人情所謂好惡者好他人惡他人耳聖人所謂好仁惡不仁者自好自惡也世所謂好仁惡不仁見可好之在仁可惡之在不仁耳聖人所謂好仁即是爲仁所謂惡不仁即是去不仁○論語無空虛之談無隱僻之教言性即言習言命即言生死與廢言天即言時行物生言仁即言工夫効驗言學即言請事條目意不離物心不離境理不離事學不離文道不離世天不離人性天不離文章故曰下學而上達高卑一也遠邇一也道器一也形性一也理氣博約知行皆一也一即貫貫即一故曰一以貫之後儒事事物物分作兩段及其蔽也遂認指爲月畫地爲餅蹠虛爲實貴無而賤有離象而索意厭動而貪靜遠人而爲道絕俗以求眞清虛寂滅之教盛而規矩名法蕩然矣○人性雖善必學習而後成聖賢赤子雖良養之四壁中長大不能名六畜雖有忠信之資不學不成令器荀卿疑人性爲惡以此夫性本虛靈人之生理何有不善如五穀果實待人栽培委之閒曠其宛腐敗耳可謂五穀果實本無生理乎浮屠稱無學以求見性所以荒宕馳騁敗常亂俗也○聖人

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縱不知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如天下仁人孝子少養生喪祭之禮不廢即賊子亦少必若責養生者以深愛和氣責居喪者以三年不言責祭祀者以七日戒三日齋洋洋如在不惟孝子慈孫不多得將并奉養衰麻祭享以爲難行故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節文小大由之正以此二氏執途之人責以明心見性致虛守靜未可得反使世人迷謬不知所趨故道者卑近平常人情而已○道不離宇宙民物二氏言道出宇宙民物之外理學言道藏宇宙民物之中聖人禮樂即道四科即學二氏以民物爲幻以空寂爲眞故道出於世外理學以有形爲氣以無形爲理故道藏於世中二氏不足論儒者學爲聖人分理氣爲二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別求主靜窮理豈下學而上達之本教○養身者將天地萬物無邊光彩一齊收攝向身來醞釀停毓然後發生有身而後有天地萬物無己是無天地萬物也故己重於天地萬物尋常行處常知有己即是放其心而知求○下學而上達一語爲學的世儒與二氏教人先知聖人教人先行故學習爲開卷第一義學習即行也悅則自然上達悅即知知即好且樂故悅蓋由之而後知之也孟子謂行不著習不察者彼爲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發也終身由之而不知猶然不行不習不由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故道以行爲本聖人教諸子不過尋常踐履躬行實地其所謂正心誠意盡性知命者已即在其中矣○知與識異知者太虛之元神即明德之眞體太極初分陽明爲知陰暗爲識暗中亦有明浮屠謂之陰識在天日爲陽魂猶知也月爲陰魄猶識也

在人旦晝魂用事爲知昏夜魄用事爲識識附知生還能蔽知知緣識掩還以宰識故旦晝亦不能離識夢寐亦不能離知知爲主勿爲識奪即知即止也知不能爲主隨識轉移雖知不能自止學者但使明德常主便是知止○自欺最是襍念妄想爲甚未有可好可惡之物空想過去未來此是念頭上虛妄未見施行不爲欺人祇自欺也及事物到前蒙蔽苟且不能致知及物惡惡不能如惡臭好善不能如好色自家本念終成欠缺是謂不自慊較自欺加顯矣自欺在未有好惡前不止不定不靜不安不可與慮而戒之之法全在知止自慊在既有好惡後能絜矩能忠信加諸家國天下身心無欺而求慊之功在致知格物故中庸言誠必兼物我始終純一乃爲至誠與大學誠意在致知格物正同大抵恒人意不誠由妄念多所以勿自欺爲始始於知止有定也欲意誠必待擴充所以自慊爲終終於物格知至也○宇宙間惟物與我意在我物在天下往來應感交涉之端在知致吾知往及物謂之格格至也推吾之知至彼物邊攝天下之物歸吾意邊故曰致知在格物○意惟惡念知其非而任之是自欺若善念何嫌往來禪家并善念掃除乃至夢寐亦欲自主與覺時同如夢覺可一則晝夜亦可一生死亦可一其實晝夜生死焉可一惟生順死安便是生死一晝作夜息便是晝夜一善則思行惡則思止便是行止一意苟無邪便是有意無意一勿自欺者不專在止念在知是知非知其所當止而止之止固不自欺也知其所不必止而不止不止亦非自欺也蓋思者心之官聖功之本禪家必以不起念爲無礙儒者襲其旨刻厲操心乃至旋操旋舍忽存忽亾反以知止爲難失之遠

矣禪寂無念但念起不分善惡皆自欺聖教善是善惡是惡覺是覺夢是夢苟夢覺不一在人即爲自欺將晝夜不同在天地亦是自欺乎不通之論也○近代致良知之學祇爲救窮理支離之病然矯枉過直欲逃墨而反歸楊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一關虛設矣致知者致意中之知無意則知爲虛影而所致無把鼻須意萌然後知可致人莫不有良心邪動膠擾於自欺必先知止定靜禁止其妄念以達於好惡然後物可格知可致意可誠若不從知止勿自欺起胡亂教人致良知妄念未除自欺不止鶻突做起即禪家不起念無緣之知隨感敵應不管好醜一超直入與中庸擇執正相反既有誠意工夫何須另外致良知不先知止勿自欺以求定靜安慮那得良知呈現致之以格物乎○中之一字自堯舜開之曰允執厥中然未明言其所謂中也夫子始言中庸中即庸也庸之言用也百姓日用即中也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兩端即執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兩端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即兩端兩端者執而無執是謂允執後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間爲中是執一也中有過時自有不及時過與不及皆有中在如冬有大寒亦有熱夏有大暑亦有涼不可以其不及而謂之非冬夏不可以其太過而謂之非寒暑也○中即性也性含舒慘喜怒哀樂未發混同所以爲不測之神發皆中節植本於此若但有喜樂無哀怒有哀怒無喜樂則偏方一隅不活潑必以中節爲和者中不可見聞和即可見聞之中中無思爲和即思爲之中無和則

中爲浮屠之空寂耳聖人言中向用處顯所以爲中庸教人下學而上達微之顯隱之見誠之爲貴也○未發在未有物之先所謂一也神也形而上也無過不及在既有爲之後器也形而下也無過不及者形象之迹未發者不睹聞之神不可相擬○有圓融不測之神而後可損益變通以用中未用只是兩端兩端者無在無不在所謂圓神也一而非一二而非二故曰兩端合虛實有無而一○不論已發未發但氣質不用事都是未發之中○知行合一離行言知知即記聞離知言行行皆習氣○道由路也共由爲路日用常行實在現成無論微顯內外但切身心人物事理可通行者皆道是謂之誠無當於身心人物事理雖元妙無用不可行皆是虛浮不可以爲道即切身心事物人苟昏迷放佚氣質用事離實亦虛也故聖人教人擇善固執只在人倫庶物間神明失照則荊棘迷路神明作主則到處亨通舍此談元說妙捕風捉影盡屬虛浮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著實便是誠惺覺便是明誠明而能事畢矣○問天地不二不測曰太極未判渾渾沌沌太極初判一生兩分兩抱一立以爲一而兩已形以爲兩而一方函不可謂一不可謂二第曰不二不二者非一非二之名陽動陰靜翕闢相禪一以貫之是曰不測在人心推己發之和與未發之中交致而萬感萬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譬如作樂樂器是一中間容戛擊搏拊連器成兩音是一中間有輕重緩急曲折空歇處連音成兩此一陰一陽之道參天兩地之數事物巨細皆然是謂不測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以致知爲道問學存心者操存靜養之謂致知者格物窮理之謂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來德性原不主空寂今以存心當尊德性

則墮空寂矣。問學原不止窮理。今以致知當道問學則遺躬行矣。德性實落。全仗問學。離問學而尊德性。明心見性爲浮屠耳。離德性而道問學。尋枝摘葉爲技藝耳。除却人倫日用。別無德性。一味致知窮理。不是實學。學效也。其要在篤行。道由也。道問學者。卒由之。非記聞之也。○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德性之虛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問學之實地也。論感應之迹。人心一日之間。無思無爲者。不能斯須。而論存主之神。自幼至老。其寂然不動者。百年常住。故曰。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豈徒操存靜養無思無爲。謂之尊德性乎哉。若是。則所謂道問學者。亦風影耳。○身無邪動。卽心正。心無欺詐。卽意誠。意無曖昧。卽知至。事事物物。知明處當。卽物格。○世教衰。道術裂。日事浮華。粉飾鋪張。不識道體本初。故子思微顯闡幽。示人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眞。使人斂華就實。返本歸元。非專教人遺事物。靜坐觀空。如禪寂也。且如論語言敬。只是謹愼。無敢慢之意。不外修己事上。而理學家。必曰主一無適。乃爲敬。使學人終日正襟危坐。束縛桎梏。胸臆以爲操心。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愼獨。當如此。畢竟張皇梘杌。如捕風繫影。徒費商量。終無所得。何如卽事就境。隨處隨時。恂恂規矩。從容和順。自然內外渾融矣。○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與氣非二。知卽氣也。無氣卽無知。太虛渾是氣。所以能神。○氣卽理之實處。○剛大充塞者。氣之分量。所以稱浩然者也。要其善養。不在剛大充塞處。只在幾微存主中。集義自然氣和。心廣體胖。上下同流。世儒錯向剛大充塞處求。謂易道貴剛。與時中妙用迥隔。大抵氣質不用事。卽是養氣。德性常主。卽是集義。○學養氣。卽氣是事。但不可著於氣。平常執

事凡事皆事但不可著於事著事便是勿求於心事在即心在心爲主事不得爲正便是心勿忘心勿忘則即事是心不必更於事外求心如心上添心即是助長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事理圓通心境不二求放心之要領也○養氣是徹上下合內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調停人心不睹不聞於動作威儀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於已發之和也○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衣衾含襚之類拜於既葬之後孟子爲齊卿母卒王以卿禮賻之臧倉所謂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路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反於齊拜王賜也止於嬴止境上不入國也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爲壇位而哭親至齊境拜賜即返魯終喪也俗儒譏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之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洪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苟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册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七篇大抵與楊墨辯然七國時二子死久矣當世爲害者非盡楊墨二子亦未嘗教人無父無君也要之楊子爲我墨子爲人當時遊士無父無君皆起於自爲爲人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墨氏兼愛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楊氏爲我之言也千萬世功利之媒不出此兩途皆是無君父害仁義者也仁義者立人之道人知孟子爲楊墨辯不知爲當世不仁不義者辯

也。○孔子之道時中而已隨處適中包三才貫古今化育所以流行人物所以生成千變萬化所謂滄海之濶日月之光觀波瀾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輝普照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水者於波瀾洶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說者顧謂觀瀾知水之本觀容光知明之本夫水之本天一也日月之本二氣也觀者不於實而於虛不於顯而於微不於費而於隱何以觀何以見大觀天載於無聲無臭不於時行物生觀聖人於不睹不聞不於經綸變化所以世之學道者澄心嘿坐不於人倫庶物躬行實踐則二氏之觀空無相爲無量大千者而已以此言道豈孔子下學上達之旨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弘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遏糴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土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廉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

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邇群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遲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路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蠖伏尚多邪類鵷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盧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盧獨講

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劉夫子曰精神只是一個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尚從佛學來然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劉夫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筦一線極渺忽起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眞千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兩間可求惟己七尺可問惟心○常存此心不爲氣動即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 諸儒學案下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郎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寃詔鐫三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愼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鄤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

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鄤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團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畧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强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

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此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口先生又爲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淸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鎭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旣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

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戍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入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亾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畧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奬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紿。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尚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辯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即事即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知共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

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舒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墻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儱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慎則時時做得不戒慎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脚○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觸鹵而出則爲雷霆迫氣而行則爲風雨餘光所照以爲星辰餘威所薄以爲潮水爆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隔如

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稍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鋼城千室內外○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疇象無人曉得顏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版版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方甎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黃鍾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種奧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爲得不厭今人爲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傳尚有手法孟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傳譬

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捖摶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文生許多口涎費人砭剝不如溷溷大家看四書去也○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爲中庸便說戒慎恐懼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函裹弘闡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天性即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慎豈

得無思無爲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問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即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元素所求差別不遠如何刋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爲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爲晚矣人身自牀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中寶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爲精怪也如是至誠人只管肅

衣冠一揖而退耳○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車導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雞犬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百之禮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爲後著某云覽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儼若思抑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眞讀書人自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墻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聖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

○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某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樣理氣萬千費千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烟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求個太極雖舌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轆轤日月觀是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香問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絪縕說不得一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折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微禮樂五處中間變現千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籠統話再勿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綏綏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線子也○問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嘗說外照終年不見一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老照少來少照豈必豫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

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此處浩瀚落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耳○問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由靜定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亮銷光也某云累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發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即此是本末條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問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末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揉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問教即學識性即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與博聞强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氲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無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汝沃齋頭蔣先輩以册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空疎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元谷以此與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藏在何處先生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慙懊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興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爲同是一變遡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說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曹秋水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兩語十倍分明○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爲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赤是襍被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奈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岐錯下心目○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點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盪併力趕上教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即兀坐靜參不得也某云如賢說都不須疑難

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尚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慧空始信曲肱蔬食不是黃薤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惟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問齋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捖摶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覔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知下愚之別○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殺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兩處鬱崒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毫毛○貢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

造次顛沛如一大副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折動靜恣態橫生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聻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豈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問紫陽云知性卽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抵中尋此理如何理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此語如何某云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氷氷散爲水氷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氷才水性亦猶外道說鐵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又問五行於陰陽各有偏屬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如此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問如文箕之蒙難孔顏之阨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爲有權抑豈並行不得軒輊與某云凶吉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陰蓍莢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賜八人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籛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不貳不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滓人見聞

顏子屢空。又問爲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閒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竭復歸空。○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只要致思。學者如鑿井。美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啖土。若不致思。泉脉何來。○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指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卽見天之命。○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難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慮。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隔照之間。屢中是物理隔照之間。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慮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見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問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卽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云。此言近似。却

不是也豈是顏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顏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爲隣耳他們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又問億爲格物空爲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開時萬里同觀箭到時只一鏃地巧箭莫射高棊莫著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難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礙動照易窮耳○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爲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澹才情亦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澹才情亦不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得鬆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趕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人有己便不仁有己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己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克己者只把己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神精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便是天下歸仁○天下事物稍稍著色便行不去只是白

地受采受裁。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著。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一毫著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澹處簡之意。凡意不誠。總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個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別。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欽祇。鬼神之所彈指矣。○性涵動靜。只是中和。任他萬物無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蕃變得去。中和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蟄伏時候。個個有戒慎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專條生育時候。個個有議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兕龍蛇蜂蠆兎蜮。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蕃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爲性光收攝得盡。○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問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性。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拓得盡。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

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鼈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塞全藉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情無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禮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偽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情是性之所分性是情之所合情自歸萬性自歸一○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豸直羔馴雁序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問未發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胸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繼成本色問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某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問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畫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某云意自分陰陽心以包太極情是爻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類皆附身而起誤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誠情欲誘向外去若論格致源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天備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

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盡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己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知此一事更無他知○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說文反正爲乏篆書正與己相近當是乏與己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己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問忿懥等項皆由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覔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覔國只覺殿宇隨身忿懥等項所不得其正者只是覔心修簡不上戒慎恐懼所能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覔身隱顯分明也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須就夢寐中間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托足便在裏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氷霜之禍都由學者自爲豪傑處心不學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

蕃亦做得去草木托根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穀載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蜺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工夫便使後來譸張爲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害至於今日○問不知人在敦化中間抑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奇察天察地不礙飛躍是敦化上事鳥以空爲實魚以水爲空是川流上事也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脚過此以往只是魚鳥事業○太極與陰陽總是一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曉得此理所以隨寓能安入群不亂不要光光在靜坐處尋起生義問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別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囿之而不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囿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基爲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問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人都於靜處著動天都於動處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爲體問若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個個是誠個個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問如是敬者却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問釋家可有此意思否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却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這個鬼神去剔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個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祕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爲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慝變現于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現知之者以爲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爲精氣游魂○問中庸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果如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輒有影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爲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爲災祥在人爲寤寐在日用爲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弟臣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個個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問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爲人心寫照卜蓍之鬼神是爲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蓍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問若此者都是意意生想想生妄如何得到至誠所在某云如此纔要誠誠意只是愼獨愼獨者自一物看到百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問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爲它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奠麗如不

能轉日月經緯如發車釘何處得明亮來○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由俱從此起人如曉得峻血交心聞香捫鼻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掩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爲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爲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輕重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感者稱性也就形色看出天性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問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即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即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爲理氣數爲數猶不可分性爲理氣質爲質也某云說合一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爲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爲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脉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出治不與斗柄俱旋即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肢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有好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再著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

聞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凡說性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萬物都有個眞源知所由起知所由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竈下吹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它如借電燈以準刻漏也○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著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著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膝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殼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脉絡周行丈數無數聖賢只爲天地療得心痛○問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蓋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辰一齊墜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別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牀日起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斗廻此不轉廻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爲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說○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知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月自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說不動心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

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帝佛說衆鬼夜叉同一空中有精有怪吾儒戒懼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犢之具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雹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或問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只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弘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只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或問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爲又著擇執費許多圖惟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或問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群小青藍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決說不得堯舜無禹臯護持必至於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田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大滌問業下段同）○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只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只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時才情未竭夫子誘他於文禮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 諸儒下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司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彝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徹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帝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

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眞識所至。自能冥契。投水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蕺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淸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懼於不睹聞。靜而無靜也。言行之謹信。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愼恐懼也。謹信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是矣。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著。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强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

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物我隔膜即知元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爲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批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遊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既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一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盧溝橋來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謝黔兵

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亾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刃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爲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慈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疏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天命解

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爲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達水。非脩道之教乎。功績爲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爲性。而用力乃在脩道。○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人。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離。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時而不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萬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天命之性。人所不覩。所不聞也。立乎所睹所聞之地。而達於所不睹所不聞之天者。則爲道。衡之乎此。而後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

命順逆之故可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云爾○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蓋爲虛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爲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焉爾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咸若吾天命之性此即不變之道也水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而必不能無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剛柔陰陽仁義繇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道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離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則須臾而自絕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懼○此所不覩所不聞人以爲隱微耳不知天下固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爲至顯至見也且自此隱微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爲獨顯獨見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離鏡體別無影象可得故君子愼之愼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覩焉者矣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愼焉其將覩所未覩恐懼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眞瞪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聞之無非是也無別覩也無別聞也有別覩焉有別聞焉即謂悖天而褻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愼其獨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備矣寒熱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天之時也人具一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爲好不受爲惡故大學舉好惡繇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有四四性舉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繇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强納其所受物莫能强奪也所喜所怒所

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具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爲生殺次之爲予奪又其下者爲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則舉而名之爲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爲地故夫可覩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覩所不聞而爲睹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受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地之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論量陽全而陰半易稱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兼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疆不過順承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此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天從地則亂

詮心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爲犯戒得味爲破齋信知此事眞容纖毫不得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故知諸法無論細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爲心害者也故事心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

見去其害心者而已○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心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掩耳偷鈴死兢兢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會而自以爲無心耶會須此心實實盡却欲覓一心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想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體紛紜而來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可得者耳○心既以一無愛憎爲盡矣爲無心矣然則遇境逢緣一無鑑別而與爲模稜與爲浮沉夢夢以終其身乎曰是不然惟眞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天下之法而用其愛憎雖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實無所愛憎蓋惟無心而後可以爲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後可以爲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爲見心但自見其心不可以爲見心也故必至於不自見其心而後爲見心故覓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爲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了許多好事件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未嘗不靜役其心於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之常住也灰其心於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敝又有曰流水不蠹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於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於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

應事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逼迫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於此等時遇事當前平日所棘手疑

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清順恬適之意然事務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紛紜沓至又不支矣爲之柰何或曰功夫無間於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務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於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於循理雖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恬如貼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患與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請一驗之事乎先以順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恥辱在於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於吾耳可以不聽又進之而饑寒迫於肌膚又進之而箠杖及於體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糜沸令之必死而又不令即死當恁麼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至於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城臨城事在旦夕危於呼吸君父簡命誼不得辭當恁麼時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萬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行而即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縱不相招我生平寧遽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我生平有一事一念此我自知此一禍正適應此一事一念則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即我生平果潔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必我此一事或可謂善而實未必

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如精金一塊內尚微襍礦氣則此一禍者文適爲我一爐精金之猛火矣故逆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爲適然而智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其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仁愛之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當恁麼時夫安得而不順以實順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計所不必言若壞於前人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實據已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已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推舉所知之賢能實勝已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以身當之其當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於人見出於已見出於智見出於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闕焉若其疑而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闕焉置之者則姑權於利害輕重大小之間以爲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於大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前所云逆境之至至於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重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持斧析薪爇火熟食循理則冶爍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他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枝蔓葉拖泥帶水夫又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順而易也非曰能之敬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後半段乃先生致命遂志之本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亾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耑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產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啟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惡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便無愧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眞

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與金正希書

盡心存心兩語尊旨劈提盡心一句撇倒存心下截弟瞿然疑之鄙見心只是一若處囂不襍居靜不枯作止垢淨有無斷常泯然消化者即西竺古先生湟不生槃不滅之妙心也在我夫子即意必固我四絕者是猶龍氏亦云眞常應物常應常靜此不待擬議不假思惟如如不動一了百了所謂能盡其心者與大資性人一喝放下直見本來朝聞道夕死可矣凡夫肉團未遽能爾所以上士教之曰曉得起滅去處生死大事方決又轉一語曰果見得起滅的是誰滅亦由汝不滅亦由汝或即盡其心不必存其心之意與弟又以見得起滅的是誰仍是不起不滅者然一時偶識得而隨緣放曠恐錯認本來或逐處發憤尋求又虞非觀自在法門故鄙見亟欲以存心爲渡筏迺尊旨又

以著一存心便同存意譬之水上削波波何能平說得極切隱病然顧其存心何如若把一心去存屬意何辯即曰我存心在這裏執著還類放馳皆由未識其心耳所云其心者意生不順生意滅不隨滅一切聲塵感觸遞有去來此心初何去來祇緣結習之久染著意念聲塵汩汩與波波滔水動漸失妙明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心不可得時認出元本眞靈存存又存不在內外中間一毫無起滅來去先儒强名之曰湛然虛明氣象雖然隔境想及信口說到易耳試參十二時中稍得一刻平衡不失昏散而冷便失拘檢而燥所以存心比之養火溫溫得中良非易易若念起即除又存心中照了消磨緊著非一味向意根上扒平如以掌按波之謂也至於未發不爽其惺已發不遷其寂頭頭現成處處灑脫則又知性知天動靜不失其時本等頑鈍如弟雖遇上智伸拳樹拂不啻隔靴即一棒一痕非關眞痛故欲從存其心上勉强從事殊見爲難若直揭盡心一句固是頂門一針然謂事理二障種種難盡何以一識認其心便能了當且其心何以當下便識認得噫中庸不可能也門人金夢文識

虔中偶言

山川草木皆有明神若將我殼子罩他頭上依舊是人○外邊色響投胸皮肉闌之不住內裏情思赴物門壁隔之不能凡夫內外尚合而況聖心○痛癢即知知實不曾痛癢○當念起時憬然無起於不起處亦不求滅其唯靜照有恒乎○鬼神不瞰人之形專測人之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能束我以氣難縛我於虛致虛則陰陽莫治○問身當天崩地坼我在何處曰今天地完好時那便是汝每日事事相乘一事偶歇旋又無事討

事做矣此際須要常省便不多事不失事纔得事事見個性靈耳○事到頭來擡將頭頂著做去反得自由○我欲築室深山視花木開謝爲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曆書何嘗擾汝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之容城人舉鄉書初尚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蕭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倚卓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槩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脉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

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羲勉以蕺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歲寒集

自渾朴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問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曰陽

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渾爲一不可○問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頭不得認形骸爲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爲一亦不容截而爲二○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五十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念菴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餙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

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終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亾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寡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皐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

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氐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士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楠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覲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　潤參閱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

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土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甚之曰公何不訐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甚給事金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清政府大恚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勛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

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生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名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之涖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名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叅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愎忌刻推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

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酒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唁唁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傷附者皆以爲法謫向之罪中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黨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語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

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

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旣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麁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己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証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於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爲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性卽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弊緊爲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爲性愛敬爲情知愛知敬爲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卽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爲仁在羞惡爲義在辭讓爲禮在分別爲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爲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爲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爲而才有爲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爲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麤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

却裏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梏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梏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梏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卽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

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眞。混言空者。以似亂眞。○人須是一個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眞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辯儒佛。凡諸所以爲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眞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眞。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眞。眞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這裡。又未嘗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爲非。愧

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棄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爾由他門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爲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

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儱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洒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弊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弊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弊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弊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麤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元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

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體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李時謂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

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澄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只此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即本體爲工夫。何能非所。即工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儀秦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我且問。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

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却說恁著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弊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義謂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即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並未嘗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同者爲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義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眞能

爲君子則小人并疑君子爲常人而得以藉口矣此東林君子往往爲依附者所累也○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弊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益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益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旨似均之契悟未盡也○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即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眞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即是心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日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一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

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廻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闇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僉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丟却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王龍谿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谿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

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遜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遜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曰不睹不聞是功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金玉瓦礫之喻殊覺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

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為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為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或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觀眼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

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也不同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冒之否○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二出於一統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

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鄧定宇秋游記有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新本刪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預爲掃蕩也○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即言收攝不曾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即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況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旨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救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柢處性是

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麄而不精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個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當人之外虛而不實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眞是也其非天下之眞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眞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脚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卽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卽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卽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卽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顚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柁之所在矣今曰著意收也恐收

即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裏何物把柁。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復唐大光）○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與孟白）○以功有朱布衣集多所發明。向嘗見之。今失其本。容當訪問。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辯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麁。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屬咐。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

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之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諱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自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同上

當下繹

當下者。卽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卽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卽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不爲之擾亂矣。遇顚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

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茫然無對。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許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

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即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主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謚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妥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

習儀僧房靜坐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眞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已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有未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眞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浚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

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

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淸無蔽。便能信人。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

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格物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學有無窮工

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心無一事之爲敬○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不知敬之卽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眞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睿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何以謂

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個生故仁卽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人心明卽是天理○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以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之觀者卽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大

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既已來矣。寧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秧從何來。○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順道。非知命者也。○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知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揀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與君。無所不至。○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

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裡不可著意○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足是悠然○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當下即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即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眞當下○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說類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

道也。（靜坐說）○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靜坐說後）○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念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襍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示學者）○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汙穢。纔些子汙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同上）○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卽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爲善說）○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九天而生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爲之天。何以爲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知天說）○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

生即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即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文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未發說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

至極處不易言也心性說○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性者天理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虛無非也虛之爲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於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於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於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於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氣心性說○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即聖人艮止心法胡廬山以爲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艮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存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理義說○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

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靈形濁而蠢故史傳所載商臣伯石之類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漑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可習於善必不可習於惡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卽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

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說

○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尊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眞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鎭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藩籬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乾坤說

○眞放下乃眞操存眞操存乃眞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

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爲拈一敬字鄒顧請益

辨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而後格物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陽明辨○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同上

論學書

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蚤蚤之氓無有也即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僮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乃是把捉之意而蚤蚤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眞稍涉安排即非本色矣與許敬菴○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答顧涇陽○格物之功非

一其要歸於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程朱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同上

○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表裏精麤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即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即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而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汙壞而已此所以爲至易至簡也同上○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

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人心反復入身來故能向上尋去下學而上達也答馮少墟○方寸卽宇宙也世人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言而已非存養於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憧憧之方寸而已答劉念臺○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爲理未窮之理不可爲心此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己無與焉如是而已同上○心一也黏於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則上辨之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却不顧也同上○敬者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同上○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剖也與錢啓新○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與揭陽先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但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與管東溟○某洗心待益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候趙儕鶴師○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元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矩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

革德性堅凝自當悅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答葉臺山）○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與羅匡湖）○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時還是此件否耶（答耿庭懷）○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復錢漸菴）○知危者便是道心（同上）○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澈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眞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澈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即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同上）○某與李先生（見羅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與徐匡岳）○復元聖質也見在已是康齋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

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即敬軒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簀之詩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再冒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即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即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論辛復元○辛全字復元家貧十七八纔知讀書即有志聖學三十不娶友人勸之始有室不赴試當事挽之廩於學宮崇禎時以薦舉入朝所著有樂天集養心錄然其人胸中憒憒急欲自見劉先生曰辛復元儒而偽者也君謨衢州人林增志師之）○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答吳安節）○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同上）○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敬）○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下直上不容絲毫人力但昏襍時略綽喚醒一醒即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為二反成急迫躁擾矣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即是天性但隨有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俱同上）○居平日取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答史玉池）○為己之根未深怒於毀

者必喜於譽却是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同上○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蕭康侯○某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爲牛某則奉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答瞿洞觀○廓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眞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眞空同上○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予南○

足下契禪獨深而好觀程子遺書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甚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崇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眞則不若靜守禪宗答劉宜州○李先生獨揭止修之旨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相濟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爲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於執執則迫矣故某以爲旣得其大本則宜益涵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爲不失李先生之意也與羅止菴○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知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

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答汪儀寰）○陽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答方本菴）○體即是用用即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眞復也（與吳觀華）○寂即是易發即是爻（同上）○此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凝（與周季純）○學問只是一絲不掛其體方眞體既眞用自裕到眞用工夫時即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同上）○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與卞子靜）○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心中無事時也（與陳似水）○於穆之眞絕無聲無臭安得有富貴貧賤■■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即眞無死生耳（與孫淇澳）○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吊忠文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與劉念臺）

雜著

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性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爲悟者。或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呼。其不至於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近思錄序○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無之極也。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遣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爲障。逆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許敬菴語要序○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

元萬之而萬行萬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即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是以亂教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既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方本菴性善繹序）○至日閉關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眞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爲闢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綰之（黙朱吟序）○諸賢之登斯堂也有不雝雝肅肅者乎此雝雝肅肅之時有喜乎有怒乎有哀樂乎抑有

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即之此心之所以統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桐川會續記序）○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崇文會語序）○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則固有違仁踰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怳忽其以恣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尊聞錄序）○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澈者認物以爲則不知

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馮少墟集序○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感應篇序○今人欽欽焉自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即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曹真宇集序○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敦訓韻律序○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自少壯而老身體髮膚日遷日謝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吾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守其不易也王應峯壽序○人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機也慮得集序○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即其體也先儒云心即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眞心眞心斯太極矣若但

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有所見便是妄書悟易篇○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是即知其爲是非即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即此是天即此是地即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即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即便是誠一依這本色即便是明書扇○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肅焉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同上○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此下皆三時記○陸粹明號古樵廣東新會人從湖陽蕭自麓學以主靜爲宗余深喜其言闢其謂子徵曰靜後覺眞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內攻不暢諸外蓬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眞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宣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

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複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誤矣○蕭自麓臨別謂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或曰至善自性體宋儒如何認作極功余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

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則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許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踰矩章○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約樂章○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貫章○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見過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聖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澆散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十室之邑章○人生何處

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人之生也直章）○中即吾之身心是也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為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即日用是庸也到這裡一絲不掛是個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也（中庸其至章）○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為欲遂認欲為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即仁也別尋個仁即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為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個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即心即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何如（仁遠章）○孔門心法極難看不是懸空守這一個心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蓋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為體的若事物上差失就是這個差失學者不知本領只去事物上求却離了本知是本領要守住這個心文礙了物皆謂之不仁（學如不及章）○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川流此是人的性體自有生以來此個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沈迷不反學者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即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即真如掌反覆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

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爲成德也川上章○今人錯認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警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個敬在胸中爲障礙之理修己以敬章○除却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知及之章○人只有這一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然這個明察人人具足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慧又都作眞明眞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孟子拈出情字才字證性之善然人之爲不善異竟從何而來爲即才也非才之罪是誰之罪歟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即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四者出來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而去是可以爲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人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矣然則爲不善豈才之罪乃若其情章○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下方同不然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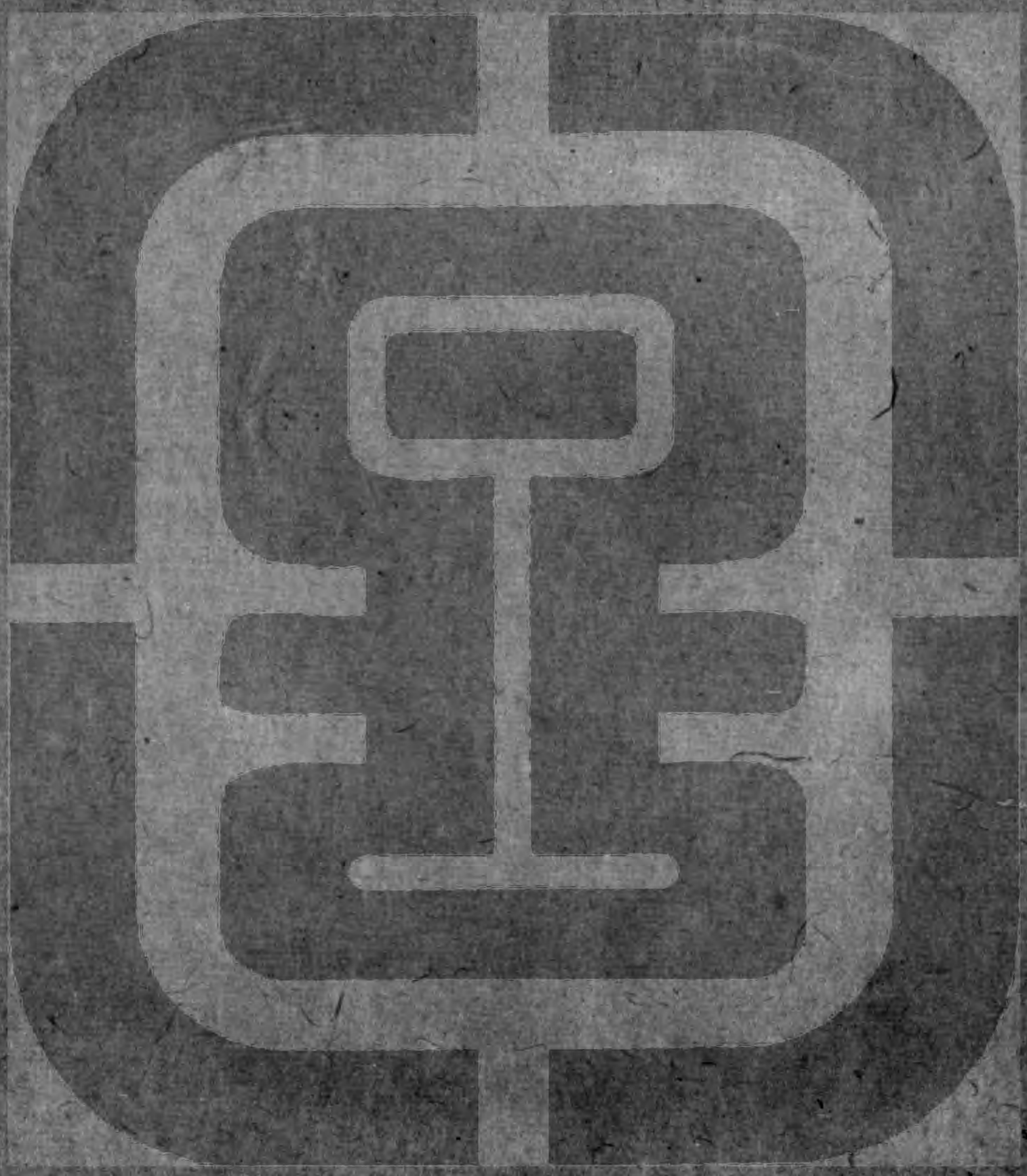
竟有然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即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至處與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富歲子弟章○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淆之則濁便爲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梏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牛山之木章○氣之精靈爲心心之充塞爲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梏於物是終日常息也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今人以呼吸爲息謬矣同上○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個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裡放心章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棹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汙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稍不安妥格其因甚不安妥是也問既安妥如何曰體認此安妥亦格物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物因其所本無故不爲

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求善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問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心氣分別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學者於理氣心性須要分析明白延平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與做命命字即天字也○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胸中無事則眞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整菴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脚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曰沙透徹却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

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麄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問告子是強持否。曰他到是自然的。問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者也。謂之自然外道。○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麄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麄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曹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問劉誠意先曾出仕。而後佐太祖。何如。曰焉有天生眞主爲天下掃除禍亂。既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前此之輕出。○問王龍溪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又問龍溪之差。恐亦陽明教處未加謹嚴。曰陽明未免有放鬆處。○一向不知象山陽明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敬之一物。假如外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難

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終